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 玛·路·邦巴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 玛·路·邦巴尔

黎小光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100千字

2002年4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06-913-1/I·364

定价：416.00元

目 录

- 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 玛·路·邦巴尔 (1)
- 少女西丽亚 [芬兰] 弗·西兰帕 (60)

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 玛·路·邦巴尔

黎小光 译

天刚刚黑下来，她便微微睁开了双眼。噢，只睁开一点儿，就一点点。仿佛她只想躲在她那长长的睫毛后面偷窥一番。

此时，在那高高的明烛照耀下，俯下身来的是那些为她守灵的人们，观察着她眸子中那丝连死神也无法夺去的明澈的光。他们俯下身来，带着敬意，怀着惊诧，却无从知道他们也被她注视着。

因为她看得到，感受得到。

她就这样纹丝不动地仰卧在宽宽的灵床上，床上铺着的绣花床单平日总被锁起来保存，熏衣草的香味一阵阵散发出来。一袭白缎的长衣裹住她的身体，如往常一样将她衬托得那样妩媚。

她隐隐看到自己的双手，交叉着轻轻放在胸前，按在一个十字架上，柔弱得如同两只安静的鸽子。

在她病中变得越来越湿，越来越沉重的浓密长发也已不再堆在她的颈下令她不适。

人们终于得以将她的头发梳理整齐，从前额处分到两边。

其实，他们在此之前一直没用心整理过她的头发。

不过，她很清楚，一头如阴影般铺开来的浓发会给所有躺着沉睡的女人带来一丝神秘的阴郁，平添一种令人心动的魅力。

突然，她感到自己连一道皱纹也没有了，感到自己的苍白和美丽是前所未有的。

一阵巨大的喜悦袭击着她。在那些人的记忆中，她总是被一些无意义的不安所吞噬，总是在痛苦中，在庄园那冰冷的空气中凋零憔悴，而现在，就让他们为她的美丽而唏嘘赞叹吧。

所有的人得知她的死讯，就都聚到那里，围绕在她身边。

她的女儿在那儿，这个一头金发、身段苗条的姑娘正为她身处妙

龄感到自豪。她曾给女儿看过一些旧肖像，试图让她明白她的母亲也曾美丽优雅，每当这时，女儿的微笑都掩饰不住嘲讽的意味。她的儿子们在那儿，他们似乎想竭力否认她还有生活的权利。她的这些儿子们哪！她的古怪任性曾令他们不耐烦，他们曾因发现母亲在烈日曝晒的花园中奔跑而觉得有失体面。他们桀骜不驯，厌恶任何客套恭维，可当他们那些年轻的伙伴假装错把他们的母亲当成他们的姐姐时，他们也会暗暗得意。

曾亲眼看着她出生的索伊拉也在那儿。从她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她就被母亲托付给索伊拉抚养。有时，母亲准备乘车去城里，她总是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哭个不停，母亲只好用力挣脱，每当这时，索伊拉的双臂便如摇篮一样抱住伤心的她摇呀摇。

索伊拉！在不幸的日子里，作为忠仆她是值得信赖的；在幸福的时刻，这个温和静默的老人又被遗忘了！她就在那里，清瘦矍铄，让人猜不出她的年纪，就好像她血管中流动着的阿劳加人的鲜血已将她挺拔的身影化成了石像。

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那儿，这些老朋友，似乎已经忘记了她也曾苗条美丽，也曾幸福快乐。

她那些天真的虚荣被她津津有味地忆起，久久地，一动不动地躺着，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所吞没，就像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剥去了所有的衣服。

雨滴落在树林中，滴落在屋顶上，发出口禹口禹低语，使她一下子全身心陶醉于那悠然凄怆的情调。在那些漫无尽头的秋日长夜中，水滴的叹息声总是让她沉浸于此类感受中。

雨滴落下来，轻柔、宁静，绵绵不绝。她听着那雨滴落下来。落在屋顶上，落在树顶上，甚至压弯了松树的伞状树冠，压弯了蓝色雪松粗大的枝丫。雨滴落着。落下来，淹没了三叶草，冲刷着条条小径，雨滴落着。

雨停了，她聆听着风吹动磨坊风车使锈铁片有节奏地发出的清亮的降半音。风车的翼翅每一次拍击，都会触动她被覆在裹尸衣下的胸膛里某根特殊的心弦。

在冥想中，她感到她体内震颤着一个响亮的音符，可在此之前，她一直不知道这声音就深藏在那里。

接着，又下起了雨。雨滴落着，静静地，无休无止。她倾听着那雨丝的飘落。

雨滴落下来，在窗户玻璃上流淌下来时如同眼泪一般；雨滴落下来，使湖泊延伸到天际；雨滴落下来，落在她心上，她的心灵被浸润在雨滴里，她心中的那份憔悴和伤感被溶解了。

雨停了，风车的叶轮又开始了沉重而有规律的转动。可是在她那里已无法找到那根重复着单调和声的心弦。风车的转动声正从万丈高空悄然坠落，如庞然大物般将她包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那风翼的每一下拍击，都使她感到犹如一只巨大的钟表发出的“嘀嗒”声，在天地之间记录着时间……

她不记得自己曾经享有，曾经消受过这样一份情感。

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心事和浑身的不适总是阻隔在她与深夜秘密之间。现在再不会有什么突兀鲁莽的思绪来烦扰她。他们已在她的周围划定了一个禁止喧哗的区域，连那往日狠狠撞击她太阳穴的无形动脉的搏动也停止了。

夜色刚褪尽，雨停了，一缕光线勾勒出窗户的轮廓。高高的枝形烛台上，烛光摇曳，凝成烛块。有人睡着了，头昏昏然歪靠在肩膀上；那些一直转个不停的念珠此时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

然而，从远处，从那非常遥远的地方，升起一片有节奏的声响。

只有她听到了那声音，并分辨出那是马蹄的“得得”声，八只马蹄的“得得”声正由远而近。

蹄声阵阵，时而轻柔飘忽富有弹性，时而迅疾强劲如在耳畔，忽然，又变得杂乱无章，消逝无痕，仿佛被一阵风儿驱散。接着人们又整好马具继续前行，他们不会停止前进，但是据说永远不会到达。

马儿的奔腾声被一阵阵车轮声盖过。于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从梦中醒来，一齐骚动起来。她听见房子的另一头人们打开大门上那复杂的门锁和两个门闩。

接着，她看到人们开始收拾起房间来。他们来到灵床前，换下燃

尽的蜡烛，又赶走停在她额头上的一只蛾子。

是他，是他。

他站在那里注视着她。命运曾将那些乏味而绵延的岁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一天地缓缓地、阴沉而又固执地横插在他们之间，而此时，他的到来却使那一切在瞬间消逝无痕。

——我还记得你，记得你年少时的样子。记得你那明亮的眸子，你那被庄园的阳光晒得金黄的面庞，还有你那瘦削灵活的身体。

你把阿莉西亚和我当作表姐妹（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只是我们两家的庄园紧紧相邻，而我们称你的父母为“叔叔、阿姨”），我们被你用恐怖统治着，你自己的五个姊妹也被你的恐怖统治。

你在我们身后追赶，想用鞭子抽打我们的光腿，这情景此刻我依然记忆犹新。

当我们的鸟被你放掉，或是揪着洋娃娃的头发，把它们挂到法国梧桐高高的树枝上时，我发誓我从心底里恨你。

你喜欢玩弄的恶作剧之一就是在趁人不备的时候，贴着我们耳边“噉！噉！”地高声尖叫。我们被吓坏了，被吓哭了，可你却若无其事的样子。你还从树林里弄来怪状奇形的虫子，放到我们的背上吓唬我们，并对这套把戏永不厌倦。

你真是个可怕而狠心的家伙。但你对我们却像有着一种魔力。我相信，那时我们大家都对你心存崇拜。

晚上，你又用故事来吸引我们，吓唬我们。你会给我们讲那位黑衣绅士的故事。他隐居在一幢阁楼里，既像位学者，又像个公证人。

他就像丛林中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一切生灵的“统治者”。

他有一个个装满蝙蝠的口袋，还能对那些毛绒绒的蜘蛛、蜈蚣和毛毛虫发号施令。

是他给干枯的树枝重新注入生命，经他一碰，那些枯枝便疯狂地摇摆起来，变成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魔鬼的坐骑”。是他在夜晚点亮猫头鹰的眼睛，并给大大小小的老鼠下达出行的命令。

这位黑衣绅士还随身带着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记录着他统治下那些令人讨厌的臣民们的确切情况；那本记录的纸是用树皮作的，用

蜥蜴尾巴蘸着吞人沼泽的浆汁书写而成。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因为担心黑衣绅士那不祥的来访而吓得彻夜不眠。

那安宁的年代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我们爬到场院后面那如山的草料堆上玩耍，从这一堆上跳到那一堆上，在阳光下忘情玩耍，丝毫没意识到这有多么危险。

就在那样一个疯狂的中午，我妹妹从背后推了我一下，使我从草堆顶上跌落到一辆满载着草捆的大车上，而你正好躺在那上面。

我已预备忍受你在这类情况下会任性做出的最恶劣的举动或最无情的嘲笑，可是我却发现你正在熟睡。你熟睡着，而我，带着从未有过的勇气，在你身边躺了下来。驾车的牛，被雇工阿尼巴尔吆喝着，继续沿着一条我不熟悉的道路慢腾腾地走着。

很快，把脱粒机叫人心碎的喘息声甩在了身后，知了的刺耳鸣叫盖过了沉重的车轮发出的“吱呀”声。

我依在你的身旁，屏神静气，尽量不让你觉察到我在这里。你熟睡着，而我满怀激情地注视着你，几乎不敢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一切：我们的暴君毫无防备地躺在我的身旁！

睡梦令你如孩童般没有了丝毫戒备，我是不是一时间感到了你的脆弱无助呢？可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报复。

你叹着气翻了个身，在稻草堆中，你的一只光脚丫插到了我的双脚之间。

、我不知道你改变姿势为何唤起我心中的万般柔情，也搞不清为什么与你的肌肤轻轻接触会令我感到如此甜蜜。

一圈宽宽的走廊环绕在你家房子的周围。就在那儿，有天下午你开始玩一种实在新奇的游戏。

两名雇工用长长的竿子捅屋顶上的房梁，而你用猎枪连连射击被迫从藏身之处逃出来的蝙蝠。

我还记得伊莎贝尔阿姨可笑地晕倒在地，还听得到厨娘的尖叫声，而你父亲的干预至今仍令我痛苦。

他的一道简短的命令遣散了你的两个帮手，又强迫你立即交出猎

枪，然后死死地盯着你，那双眼睛和你的一样狭细、明亮而又冷峻。接着，他举起那条总是不离左右的马鞭，抽在你的脸上，一下，两下，三下。

你面对他，被这出乎意料的惩罚搞蒙了，一开始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接下来，你突然脸变得通红，举起拳头堵住自己的嘴，从头到脚抖个不停。

“滚出去！”你的父亲哑着嗓子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仿佛正是这句话使你忍无可忍，你这时才将满腔狂怒化作肝肠寸断的尖叫。你一边不停地叫着，一边跑开，消失在树林中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出现。

“他害臊了，”我们这些女孩子这样认为，这触动了我们的弦，但也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快感。我和阿莉西亚不得不离开了，心中为没能看到你回来而感到几分失落。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急着前来探听消息，得知你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他赌气在山里迷了路，说不定已经投了河。我了解我的儿子……”伊莎贝尔阿姨抽泣着说道。

“够了，”她丈夫叫道，“他这是不想让我们痛快，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也了解他。”

那天，谁也没有吃午饭。管家、看青人和所有的男人找遍了自家的庄园和邻近的几个庄园。有人说“没准儿他爬上了哪个雇工的大车，现在已到了镇子上”。

我们和仆佣们（闹出这种事，佣人们都不再做日常的活计了）则时刻侧耳倾听是否有车子到来和马儿小跑的声音。我们想象着你随时会被人们带回来，或者像个囚犯那样被五花大绑着，或者躺在担架上，赤裸的身体惨白惨白的——早已溺水而亡。

与此同时，从远处不时传来锯木厂里那急促而又干巴巴的警钟声。

黄昏时分，你突然出现在餐厅里。那时，我正独自呆在那儿，斜倚在一张长沙发上。你还记得吗？就是那张晃动不稳的吓人的黑皮沙

发。

你半裸着身子，头发乱蓬蓬的，两颊赤红，如燃烧着的两朵红云。

“水。”你命令道。我没弄明白你的意思，只是惶恐不安地望着你。

于是，你的表情流露出轻蔑，走到餐具柜前，随随便便地举起玻璃水罐，连杯子也不去找。我走近你，你的整个身体就像一块火炭一样散发着阵阵炽热。

一种奇特的愿望驱使着我，我将那总是冰凉的手指伸向你的手臂。你突然停止喝水，抓住我的手，硬将它们紧紧按在你的胸前。你的肌肤如火般灼热。

我记得，有那么一瞬间，我听到房间的天花板上一只蜜蜂的“嗡嗡”声。

一阵脚步声使你一下松开我，你是那么用劲，让我俩都不由摇晃了一下。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你那匆忙抓起水罐的微微颤抖的双手。

后来呢……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的这个甜蜜而又令人害怕的举动一直带着它那份怀旧的色彩，久久萦绕不散。

那是一个秋天，秋雨连绵不绝。

一天下午，覆盖着天空的铅色云幕被撕成了一小块一小块，从北到南流泄出青灰色的光。

我还记得，一次我站在石头台阶上，正摇晃着一棵枞树上那挂满水珠的枝条，耳朵刚刚听得“得得”的马蹄声，腰就被人搂住了，抱离了地面。

是你，里卡多。你在城里为考试做了一夏天的准备，这会儿才刚刚回来，你先是让我吃了一惊，又让我坐到了你的马鞍前面。

枣红马咬着马嚼子，变得兴奋起来……忽然，我感觉到了搂在我腰际的那条陌生而有力的臂膀。

马儿开始走了起来。不知是因为那使我靠近你的有节奏的晃动，还是因为那仍牢牢搂紧我腰肢的手臂，我感到出乎意料地惬意。

风吹弯了树木，狠狠抽打着马儿的身子。我们和风搏斗着，逆风而行。

我仰起头来看着你，我的头如奇特的剪影一般映在天空的背景上，天上的流云亦发疯般狂奔不止。我注意到你头发和睫毛的颜色都变深了，此时的你，就像去年离开我们的那个里卡多的大哥哥。

风刮着。我被风吹散的辫子飞舞起来，缠绕在你的脖子上。

一片昏暗和寂静笼罩了我们，那种森林里特有的永恒的寂静与昏暗中。

马儿迈着细碎的步骤，慎之又慎地、无声地跨过一个障碍：满是硬刺的玫瑰丛，枝干上长满苔藓的倒在地上的大树；它踏过那些苍白无味的香堇菜花，踏过那些破碎时会散发毒气的海绵状的蘑菇。

但让我关注的只有你的手臂，你那条一直搂住我的手臂。

你本来可以把我带到树林的最深处，带我去那个你瞎编出来吓唬我们的山洞，在那个黑黢黢的山洞里，一头会哞哞怪叫的怪物正蜷卧着睡觉，在许多暴风雨的漫漫长夜里，我们都曾听到它来了又去。

你本来可以那么做。有你的臂膀搂住我，我就不会害怕。

我们在枝叶中穿行，脚下发出神秘的“劈啪”声，如同惊悚的双翅拍打的声音。从那片洼地的底部，升起一阵平和的低语声。

我们下了马，沿着一条被蕨类植物半遮半掩的窄窄的溪流向前走。突然，从我们身后传来轻微的枝条断裂的声音和怯怯的踏水声。我们回过头去。是一只鹿正在逃开。

蓝色雾霭如舌头一般从枝叶间冒了出来。夜色将近劝阻着我们，不让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慢慢踏上归途。

啊，我曾被那荒唐的诱惑攫住！我多么渴望去爱恋，去乞求，去亲吻！

我看了看你。你的脸色没有任何特别，带着几分忧郁，仿佛与你那条有力的手臂毫不相关。

你的胸前紧紧贴着我的面颊。

那种冲动的对象已不再是一位兄长，一位同伴，而是那个在你臂

膀中颤抖的强壮而温存的男人。从牧场吹来的风又掠过我们的头顶。我们和风搏斗着，逆风而行。我的散乱的发辫在风中飞舞，缠绕在你的脖子上。

一切恍如只持续了几秒钟，当你搂紧我的腰帮我下马时，我才明白，从你开始搂住我腰肢的那一刻起，我便被一种担心纠缠，现在我又感觉到这种担心，那种担心是因害怕离开你的怀抱而引起。

然后，你还记得吗？我绝望地紧紧抓住你，低语着，呻吟着，“来吧”，“别抛弃我”，还有“永远”、“永不”之类的话语。那天晚上，我将自己奉献给你，只是为了品尝你搂紧我腰肢的滋味。

整整三个假期，我都是属于你的。

我的冷淡被你觉察到，因为你的狂热从未感染我，这一切只是由于你亲吻中那丝隐隐的野康乃馨的气味已使我得到了满足。

你怯懦地突然抛弃我，难道只是为了遵从父母之命？抑或是源自你那冲动性格的一次背叛？我不得而知。

我永远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你离我而去后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茫然失措、最感悲伤的日子。

哦，这第一次爱情，第一次幻灭带来的折磨呀！当我与我的过去抗争，却又无法将它忘却时，那是怎样一种折磨呀！我就这样一再让自己柔弱的心去体验同样的回忆，同样的愤怒，同样的疼痛。

我还记得那把左轮手枪，我把它偷来藏在我的衣柜里，枪口插在一只小小的缎子鞋里。一个冬日的午后，我来到树林里。腐烂的落叶紧紧贴在地面上。树上的叶子湿漉漉地悬挂着，如破布一般死气沉沉。

终于，我在远离房屋的地方停了下来，从大衣袖子里取出了手枪，犹豫不决地抚摸着它，仿佛在抚摸一只惶惑不安、会扭动身子咬人的小兽。

我慎之又慎地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又对准自己的心脏。然后，我猛地转过枪口，冲着—棵树开了枪。

那是一声脆响，一声没有任何意义的脆响，就如同风抽打床单发出的声音。可是，哦，里卡多，在那儿，在树干上，留下了一个骇人

的弹孔，泛着火药的黑色。

我的胸膛将这样被撕扯开来，还有我的肌肤和分散在我周身的血管……啊，不，我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份勇气！

我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呻吟着，用握紧的双拳捶打着地面。啊，不，我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份勇气！

但是，我想死，我向你发誓，我想死。

那是哪一天？我无法弄清那种使人舒服的疲劳感是从何时开始的。

起先，我想象着春天会因令我憔悴而欣然，可春天却仍隐藏在冬日的地下，只是时时通过地上那些半开半合的小孔呼吸着，湿润而馨香。

我还记得，我懒洋洋地，心如死水，冷漠的身心感受不到激情和痛苦。

我任自己沉入那份意外的平静中，心中猜想这只不过是一次间歇，难道，明天，痛苦不会更折磨人吗？

我不再激动不安，不再坐立不安。

然而，那种消沉，那种迷睡的感觉却一天天在增长，虚假地将我环抱其中。

一天早晨，房间的百叶窗被我打开，忽然发现，花园里那些灰色树枝的枝头，绽出了成千上万和大头针针头一般大小的嫩芽。

在我身后，索伊拉正在一边折起蚊帐的薄纱，一边叫我去喝那杯每天必喝的牛奶。我若有所思，没有答话，继续欣赏着眼前的这个奇迹。

很奇怪，我那对小小的乳房如同燃烧起来一般，仿佛也想伴着春天绽放开来。

忽然，好像有人在对我耳语。

“我已经……啊！……”我叹息着，将双手放在胸前，红晕飞上两颊。

许多天里，我都因沉浸于幸福而神思迷离。你已经为我打上了永恒的印记。尽管你已抛弃我那卑微的肉体，但你却继续占有着它，用

你无形的双手抚摸着它，改变着它。

我丝毫没有想到所有那一切会带来的后果。我只想享受你在我腹中的存在。倾听你的亲吻，让它在我的身体内成长。

孟春时节，我让人将吊床拴在两棵榛树中间，一连几个小时躺在那儿。

莫名其妙地，风光，景物，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我消遣的缘由，令我心旷神怡；森林那绵延起伏的暗影在地平线上一动不动，如同一片准备涌动起来的巨浪；飞来飞去的鸽子，在我膝头的那本摊开的书上划过一道道转瞬即逝的影子；还有锯木厂里传来的持续不断的旋律——那音符尖利、持久而又甜蜜，如同养蜂场里那种嗡嗡的鸣响——在那明净的午后，划破远近屋舍间的长空。

忽然，那些荒诞不经的欲望开始对我百般纠缠，没有理由，却那么强烈，以至于最后变成一种令人痛苦的需求。开始，我想早餐时吃一串玫瑰红的葡萄。我设想着那颗粒饱满的葡萄串，还有那水晶般剔透的果肉。

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个愿望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没有葡萄园，而从庄园到城里足有两天的路程——于是草莓又进入我的脑海。

然而，我并不喜欢园丁从树林里为我采来的草莓，我喜欢那些冰冻的红草莓，凉凉的，红红的，带点覆盆子的味道。

我曾在哪儿吃过这样的草莓呢？

“……于是小姑娘来到花园里开始扫雪。扫帚一下下地扫出许多散发着香气，熟透了的草莓来，小姑娘兴高采烈地把草莓带给继母……”

那样的草莓！那正是我想要的草莓！

故事中的神奇的草莓！怪念头接连不断地冒出来。现在我又渴望用黄色的毛线来编织，渴望着有一片长满向日葵的土地，好让我花上整整几个小时去注视它们。

哦，将我的视线投向那片金黄中吧！

我就这样生活着，贪恋着气味、色彩、味道。

可就是这时，一个不安的声音让人扫兴地唤醒了：

“被我父亲知道了怎么办！”我试图安慰自己，回答道：

“明天，明天我就去找那种草药……也许我会去拜访那位住在茅屋里的女人……”

“在你的处境变得不可收拾之前，你得决定如何处理。”

“嗨，明天，明天吧……”

我还记得，我感到自己仿佛处在—道冷漠和慵懒的保护网中，安然无恙，对打发时光、睡觉、吃饭等日常琐事以外的一切都满不在乎。

明天，我总在说，明天吧。就这样，夏天到了。

夏天的第一个星期让我满怀忧伤，这无法解释的忧伤随着月儿的盈满而与日俱增。

在第七天的晚上，我再也无法成眠，只得起身下楼来到大厅里，打开那扇通向花园的门。

幽蓝的天空映衬出一棵棵柏树寂然不动的剪影，那块蓝色的金属薄板一样的东西就是池塘，房屋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则如蓝天鹅绒般。

静静地，一片片树林默然相对，似乎已在这蓝色的月圆之夜的咒语中化作了石头。

我在门槛处站了很久，不敢走进那个全新的、面目全非的世界，那个如同已经沉陷在死寂中的世界。

忽然，从房子的一个塔楼上，飘出一条窄窄的羽毛纱带来。

那是一群白色的夜枭。

它们飞翔着。翅膀的扇动柔韧而又沉重，融入到无声无息的夜色中。

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以至忽然间，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尔后我感到自己已从一切痛苦中解脱出来，就仿佛那折磨我的痛苦一直在我身体内左试右探，直到随着我的泪水逃逸出来。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却重新感到那份忧伤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它压迫着我，每一分钟都变得越发沉重。于是，折腾了许多个小时之后，它又选择了同前一天晚上—样的逃逸之路，离我而去，但却

没有为我揭示它存在的神秘的理由。

第三天又发生了相同的事，第四天仍是如此。

从那时起，泪水就成了我终日的期待。我期待着泪水，恰如人们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期待着暴雨。一句逆耳的话，一个特别温柔的眼神，都会使我泪如泉涌。

我就这样被监禁在自己的世界中，就这样生活着。

夏天就要过去了。暴风雨裹着蓝色的闪电往往骤然袭来，如同焰火那最后的光芒一般突然划过。

一天下午，当我冒险踏上通往你庄园的那条道路时，心跳骤然加快；它用力吸进鲜血，又猛地将它喷射到我身体的内壁上。

一股陌生的力量从地平线的那边吸引着我的脚步，在那儿，闪电如同引人产生幻觉的信号在我面前升腾起来，划破长空，照亮黑沉沉的天际。

“来吧，来吧，来吧！”暴风雨似乎在狂怒中向我吼叫。

“来呀。”而后它又软言温语，声音低沉而微弱。

行至途中，一股不断增长的热流使我兴奋起来。

我继续前行，此刻只是为了重新找回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我几乎跑了起来，沿着通向洼地的小径冲了下去，在那儿，忍冬丛中掩映着几幢房子，几只狗吠叫着冲我迎了上来。

我还记得，在厨房里，管家的妻子给我搬来一把藤椅，我疲倦不堪地瘫坐在上面。那可怜的女人不停地唠叨着……“这鬼天气！”“哪儿都湿漉漉的！”“堂里卡多是今天下午到的。”“他正歇着呢。”“他让人到吃饭时间再叫醒他。”“小姐最好在下大雨之前回您的庄园去……”

我呷了口马黛茶，驯顺地垂下了头。

“堂里卡多是今天下午到的。”我们之间是多么心有灵犀啊，我的感觉已让我知晓了你的归来！

我没有打搅你，没有。我了解你被吵醒时那暴躁的脾气。我匆忙地转回家去，第一批雨点已经落了下来。

但是，当我将你留在身后，留下你半裸着身子，在那间散发着封